

# 特洛伊，神话还是历史？

## ——读《追寻特洛伊》

□林颐

神话和历史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很久以来，人们以为特洛伊只是个神话。然而，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神话里的特洛伊城逐渐浮现了它的历史面貌。

《追寻特洛伊》，正是结合了神话、历史和考古学，探讨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史实性的通俗历史读物。重点讲述海因里希·施里曼、威廉·德普菲尔德和卡尔·布雷根3位考古学家发掘特洛伊遗址的经历，以及对他们的考古成果的分析。作者迈克尔·伍德，毕业于牛津大学奥瑞尔学院历史系，身兼历史学家、纪录片制片人、主持人、作家等多重身份。作品既严谨、敏锐，又有文学意韵。

说起特洛伊，肯定离不开荷马史诗，离不开修昔底德。其一口述文学，其一史学著作，两者交相辉映，让特洛伊的魅力深入人心。迈克尔梳理了和特洛伊有关的典籍，有趣的是，尽管可靠的书面记述很少，但历史学家们几乎总是相信——特洛伊肯定存在，只是，它到底在哪里？

迈克尔花了大量笔墨描述施里曼这位传奇的考古学家。无疑，这是必要的。不仅因为首功归于施里曼，更因为施里曼独特的个性给特洛伊考古工作带来的双重影响，以及遗留至今难以解决的种种问题。

施里曼像个“赌徒”，他敢于冒险、孤注一掷，就算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么多人追寻特洛伊的行动都无功而返，施里曼却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根据草蛇灰线的历史记载，东奔西走、条分缕析，终于解开了特洛伊、迈锡尼和奥尔霍迈诺斯的神秘面纱，曾经失落的历史原貌由此得以恢复。特洛伊城在1873年重见天日。但是，施里曼“赌徒性格”的另一面，是做事情浮夸、弄虚作假，并且急功近利。施里曼的成果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或许连他本人都说不清。最要命的是，施里曼的破坏式发掘给古城遗址造成了永久的毁坏。

迈克尔对施里曼的情感很复杂。“阅读施里曼就像阅读特洛伊的故事一样，神话与现实可能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施里曼，这个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学家，他身上的矛盾性令我想起那些古希腊的神话英雄。就像当初观看美国影片《木马屠城》的感受。阿喀琉斯，他的勇猛无敌和他的自负散漫，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阿喀琉斯之踵，暴露的正是人性的弱点。失去阿喀琉斯，导致了特洛伊毁于战乱和大火；而施里曼的贪欲，使他蒙上“骗子”的恶名，身后多年无法洗脱。

施里曼的故事，是另一个神话的终结。但他终究为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让他的后继者们得以踩着他的脚印前行。继施里曼之后，德普菲尔德和布雷根是特洛伊考古最主要的两位负责人，但他们不能不哀叹，遗址已经备受毁坏，若要从中获取更多的新证据实属难事。追寻特洛伊的旅程注定无法到达目的地，比起确凿的历史证据，特洛伊将仍然更多地以神话的痕迹留存于世。

关于特洛伊，关于神话，它们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何关系？是啊，特洛伊早已在战火硝烟和时光更替中湮没。所有的英雄，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都已经统统不见踪影，美女海伦也化作了一堆白骨。可是，特洛伊就像一个久远的召唤，那些属于神话的人和事，就像考古现场的陶瓷碎片，填满了我们内在信仰系统的围墙，考古的新发现只不过让我们更多一些重返现场的凭证罢了。

睿智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曾经说过：“明察秋毫的历史试图导致另一种状况，而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也不可或缺。然而，尽管如此，像精明的实践者所不得不承认的，历史还是不可能完全脱去神话的性质。因此，在历史中成立的东西，不用说在神话本身中更成立。”历史可以像神话一样扑朔。而神话也常常被我们当作历史的发端。说到底，历史还是神话，最终还是取决于人们的信仰。

（《追寻特洛伊》 迈克尔·伍德（英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 书市扫描

#### 《行走台湾》

三联书店 2015年3月版  
作者：蒋勋 等著

本书由台湾的蒋勋、侯文咏、韩良露等30位名人，写下他们行走台湾的“私房”回忆，以深度、细致、慢游的行走方式以及全新的视野，带领读者赏鉴自然的、文化的、新鲜的台湾，深刻体验台湾的美丽，借由一个个旅行故事及影像，传递出台湾人对这块土地的情感。



#### 《离线·黑客》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作者：李婷 主编

黑客(hacker)，并不是指非法入侵网络的破坏者，它的本意是指能在计算机上创造艺术与美的人。黑客史就是一部计算机史。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比尔·盖茨、理查德·斯托曼、马克·扎克伯格等著名黑客的传奇个人史，见证了个人计算机革命、开源运动、硅谷互联网商业的发展，而新涌现的“生物黑客”、“创客”等黑客精神的继承者，将引领着技术的未来。



#### 《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3月版  
作者：胡舒立 编著

这是一本经济分析专著。本书是多人合著，由胡舒立主编，作者包括吴敬琏、厉以宁、皮凯蒂、林毅夫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2015年是中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各行业的学者、企业家，从各自所从事的领域出发，提出了一些极具建设性的观点或建议，汇编成了本书。



#### 《蓝精灵玩出专注力系列》

接力出版社2015年3月版  
作者：贝约（比利时）

这是一套培养提高专注力的丛书，共计8册。书中汇集贴纸、涂色、拼图、连线、走迷宫、找不同、大搜索、视觉发现8类孩子喜欢玩的游戏，兼顾专注力稳定性、广度、可分配、可转移4大特性，帮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打破惯常思维法，提升思维敏捷度，让孩子聚精会神的时间从10秒钟增至15分钟，并同步提升孩子记忆力、观察力及想象力。



### 一切解读都是误读

□章亚芬

经常给一些报刊杂志写书评类的文章，尽管每一次都是尽量仔细、深入阅读后才敢于提笔，但写完后自己审读，还是会莫名觉得惴惴。这种“惴惴”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文章质量的不够自信，更多的来自于对文章中显露的那些个人观点的焦虑。为何焦虑？因为“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所谓“正确”或“不正确”的。举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就好比董仲舒提出过“诗无达诂”一样，对于我们所见、所分析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就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统一规整的解释。我的“解读”只是属于我个人有限阅历和见识之下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而我虽也从未试图通过对一本书的私人理解去影响其他读者，但事实上，因为这类书评是要见报的，客观上势必或多或少地“给予”别的读者一些导向性的东西。于是我每次写书评，都带着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然而即便如此，任何一个如我这样的“角色”都无法突破这条铁律：“一切解读都是误读”。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对各类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存在，才会有杜甫诗所描绘的那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境界出现。在这种丰富多彩的“解读”中，每一个阅读者才会更勤于思考，善于辨析。

既然误读不可避免，我们便无需对“误读”畏之如虎、视若寇仇，而应该大胆承认它的存在。因为即便是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结论的一些书评观点，也可能和原作者的写作目的大相径庭。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在提到美国作家海明威时，语气铮铮地指出他的代表作《老人与海》的中心主旨是“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被击败”，“勇气”是海明威所要竭力宣扬的文学主题。但作为海明威的铁杆粉丝，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反复阅读《老人与海》后，凭着同样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敏锐，觉得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想表达的其实是“胜利之无用”及“赢者一无所有的悲凉”。哪一种正是正解？哪一种误读？后世读者只能见仁见智了！相似的例子挺多的：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洛丽塔》。当年很多看过《洛丽塔》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此作肮脏下流（到今天不乏有这样的评价），而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则一眼看出：这将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同时，它也是异常严肃的。还有，笔者曾看过一本名为《退稿信》的书，里面辑录了很多后来成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作品，讲述了他们在初次投稿时所遭遇的叫人啼笑皆非的各种“退稿信”的故事。这些退稿信里既有委婉的批评，也有严厉的拒绝，不乏戏谑的嘲讽，兼带无情的奚落。而它们的作者——世界各大出版社的编辑们都是有一定阅读量的专业人士。你说他们分不清“鱼目”和“珍珠”么？绝不是。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解读”上。简·奥斯汀收到的退稿信上这样写道：“如果阁下要我们买下这本书的话，我们宁愿用同样的价钱把书退回去——只求您打消这个念头。”出版社给纳博科夫所投稿件的意见是：“我建议不如把这本书用石头埋起来，一千年后再找人出版。”普鲁斯特名作《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第一部分《在斯万家那边》得到的评价极其搞笑：“乖乖，我从颈部以上的部位可能都已经坏死了，所以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一个男子汉怎会需要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人睡前是怎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值得一提的是，给普鲁斯特写这封退稿信的先生也非等闲之辈，他在当时就已声名赫赫，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纪德。

最后不妨引用一下大仲马《三剑客》里面一个著名的误读情节：卫兵们去捉达达尼昂，却遇见了达达尼昂的哥们阿多斯，卫兵们怒吼着问道：“你是达达尼昂么？”阿多斯反问了一句：“我是达达尼昂？”于是卫兵们就欢天喜地地把阿多斯给抓走了。看看，不仅仅文学如此，文学所描述的生活细节中也总是有这样“误读”的情况发生。

投稿 E-mail: jyz@cnhb.com.cn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新书点击

读书随笔

刘丹 绘